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风华正茂 新大众文艺创作

——《沁园春·长沙》创作100周年主题文化活动

长沙花路（组诗）

刘炳琪（大学退休教授）

芙蓉路

芙蓉北路，原名金霞路
芙蓉中路，那时躺过铁轨
芙蓉南路还叫长沙大道
历史像一股清风
时不时吹开记忆的窗口

这条全国最长的城市道路
仍然依稀潜含着往昔的影子
譬如从韶山路去湘潭
譬如从伍家岭过捞刀河
时间像北去的湘江
安安静静，承载起长沙的日新月异

不懂以芙蓉花命名道路的含义
不懂“半小时交通圈”的真正价值
阳光下天空那么蓝，芙蓉路上车水马龙
那么多建筑拔地而起，让我懂得了
天高任鸟飞，城市也会飞翔

杜鹃路

秋天的杜鹃路上不见杜鹃花
谷丰路，观沙路分开远去
隐约又一年花香

杜鹃路早已成为地标
万达广场，府后街小区
美好一个时代的见证
谁把荒山与野塘抛弃了
又把大道搬来新城

山茶花可以是路，丁香也可以
听起来就诱人的名字
正遍布长沙大街小巷
无法开花的车辆
来往穿梭，是一朵朵移动的花

玉兰路

玉兰路可不简单
因特殊原因得名
又与雷锋大道相毗邻
加上涧塘地铁站
加上三十多条公交线
比玉兰花更多一些精彩

时间已至深秋
玉兰的宽叶开始泛黄
一袭白衣的玉兰真有那么重要
AI巡逻机器人，空中玻璃栈道
不断与忙碌握手
仿佛整个白天，或夜晚
举起一朵朵耀眼的花

我曾从枫林路口至岳麓西大道
经过玉兰路十五号小区
花仙子酒店门前的花香正浓
可惜双向两车道有点拥挤
我看夕阳，夕阳看我
我们像久未谋面的亲人

紫薇路

紫薇也叫百日红
紫薇路的红又岂止百日
时光是一把尺子
紫薇路站在阳光与绿荫之间
量测生活的日常

紫薇路身处长沙
比很多的路年轻许多
花园小区算是见证。这一刻
锦泰广场也笑了，经过它的地铁
经过了自己，讲究快节奏的都市人
双向四车道，刚好

路的两边树木常青
路的两边楼房林立错过了花开
看不到那些红艳艳的绽放
想起紫薇还有一个名字叫痒痒树
我的心，一下子被快乐充满

木兰路

“古有花木兰，今有师大女”
走在湖南师大校园里的主干道
看到的不是花开
是一个个俊俏女生
她们比花儿更加漂亮

鸟儿起起落落
连啼鸣也带着书香
湘江远处滔滔向北
岳麓山身后挺拔，时光
一年年逝去，又一年年再来
唯有青春荡漾校园

因为时代
房舍反射古典的色泽
道路陈列浅浅树影
手捧书本石凳上的日子不再
惋惜与回忆平添新意

但我还是愿意常来
一群群学生下课了
一间间教室打开了灯光
“活到老，学到老”
月色洒在校园
也洒在我花白的头上

桂花路

桂花路上有桂花
今年温度起伏
桂花香了两次

我喜欢桂花
像自带芬芳的人
色纯、香正，不争春天
桂花公园置身闹市
谁能把花香带走

曙光路到南二环
一点五公里距离，不算长
走着赏花的人，过往的人，摆摊的人
人间烟火是另一种盛开
靠近一根带花的枝条
我嗅了很久
香，真香

花侯路

从花桥到侯照
花侯路大概是长沙城里
唯一不是因花而得花名的路

晨起的花侯路
与其他路没有太多两样
车辆、行人，居民区的餐店
漫漫早点的香气
阳光穿过楼群缝隙
像为人间点上一盏指路的灯

这里曾经有稻田，鱼塘
田埂上跑着鸡鸭
农人在冒出炊烟的柴门出进
牛在栏里吆喝
引来鸟的叽叽喳喳

城市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长大
山头消失，小河变了道
花桥和侯照逐渐模糊
只有花侯路，像记忆的书签
夹在故事中
被人们不时翻开诵读

杨杉 供图

千年学府（外一首）

杨学成（机关退休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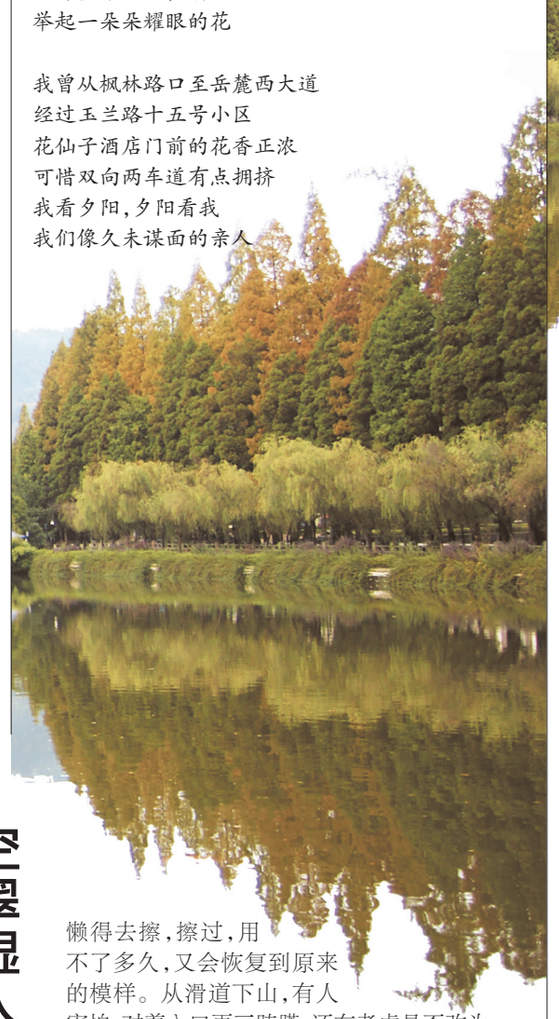
千年学府立湘隅，碧瓦朱甍接苍梧。
讲堂钟鼓承先哲，书阁风云启后儒。
明经辨理通道脉，求是摒非耀寰区。
朱张会讲遗踪在，岳麓松高月影孤。

湘江北去

湘江北去水沉沉，岳麓霜枫映夕阴。
云梦波摇天际阔，洞庭雁带暮烟深。
千年楚泽遗文在，一曲渔歌入夜吟。
极目苍茫怀往迹，寒江独钓寄初心。

空翠湿人衣

晓寒（文字工作者）



桨落下，随着咿呀的响声，水波翻起来，变成一圈圈涟漪。

木船在桨声里，拖着灰色的雾前行。灰蒙蒙的山，从两边伸出来，影子落在水里，若是晴朗的天气，一枝一叶看得格外分明，只是今天，影子变成了水，看见的只有灰色的水。没有鸟叫，也没有风声，山脚一动不动的木船，样子像木屋，静得跟此刻的水一样，它让我想到伍尔芙的木屋。伍尔芙说，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句话，不仅仅适合女人。后来，伍尔芙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她的木屋在乌斯河附近，站在木屋里，可以望见乌斯河谷。眼前的木屋在一个小巧玲珑的湖边，我多次来这里。在我的印象里，这个湖是周洛的一个烙印，像信封上信手盖下的邮戳，每次想到周洛，就会记起它，我把它当作进入周洛这个峡谷的大门。

下船，沿着阶梯状的石板路往上走，天空飘着剪碎的牛毛似的雾，走一段，头发上、脸上和衣服上，潮潮的，有了雾的味道。路边的树上，坠着透湿的蛛网，网的主人可能走得匆忙，丢下小小的雪白的网，空空地垂在那里。这样精致的网，安一个长柄，适合让孩子举在手里，在黄色的菜花里，长着菖蒲的小河边，笑着，奔跑着，去扑一只黄色的蝴蝶，或者一只红色的蜻蜓。现在，它们挂在枝条上，什么也没有网住，只网到一网风，一网灰色的雾。

山慢慢陡了，石崖和水出现在眼前，现在是枯水期，水不大，先分成两线，很快又合在一起，从石崖上无声地滑下。洁白的水，没有冲抵石崖的黑，这沉浸在流水里难以描述的黑，让我联想到黑色的土地，犁划过，黑油油的泥土一页页翻起来，随便撒一把种子，芽噌噌地往上冒。还让我想起头顶的月亮，省略光，省略距离，省略带着情感倾向的遐想，就只剩下坚硬的黑。不同的是，这些石崖上有流水，有植株，有随风飘落的叶子，这些事物，赋予了一块石头柔软和生机。

上到高处，身上开始冒汗，不得不把长袖衬衫脱下来挽在手臂上。雾更浓了，在眼前盘绕，几尺开外一片灰蒙。眉毛上已结了雾，懒得去擦，擦过，用不了多久，又会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从滑道下山，有人害怕，对着入口再三踌躇，还在考虑是否改为步行。我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件无惊无险的事情，我跟在一个人后面，很平静地滑到了山脚。

山谷给我的感觉还是像夏天一样稠密，虽然少了蝉鸣、溪水的喧哗、藤藤蔓蔓的张牙舞爪，但是树木照样绿着，一种笃定的绿、厚实的绿、积攒了日子的绿。巨大的安静里，不时听到水珠从叶尖滴落的声音，从树下过，有一两滴滴到脸上和脖子上，滑出一线冰凉。路边的桂花开了，初开的花，嫩黄的眉眼还未展开，一副羞怯的样子，我把鼻子凑到一簇花前，传来克制的香，似乎在努力应和着周围的安静。再过几天，一朵朵爆开，香气呛人，一棵树到了最好的时刻，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我没有为错过这种热闹而感到遗憾，尽管曾经我也深爱过这般的热闹，我能为这种热爱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现在，我独爱着山谷里这份安静了，安安静静的树，安安静静的花，安安静静的日子，还有，安安静静的我。

等花谢过，落几场雨，打几场霜，山谷里一片斑斓，待到斑斓凋落，山谷就空了，秋天的日历，也将翻过最后一页。这是一个季节的必经之路，季节也像一篇老成的文字，拒绝平庸，偏爱着跌宕起伏。

踩着湿漉漉的石板往回走，听着自己的脚步声，雾进入身体的声音，什么都没想。天隔在雾的上面，看不清楚，雨没有落下来，衣服上真有了湿湿的感觉了。

北正街老口子的幸福生活

陈佳（个体职业者）

莫总问我是不是老长沙人啰？告诉你，我是正宗“北正街大学”毕业的“老口子”。你晓得的吵，在长沙方言里，“老口子”就是老手的意思。和“老口子”一个意思的长沙方言，还有“老粒子”“长沙里手”等，当然，还有一个词，那是不服气的外地人戏说长沙人的口头禅，这个词不雅，就不说出来了啦。

那时的北正街还没拆迁，街道像一根藤，狭长逼仄。从中山路口一直延伸到湘春路口，全是一条条、一块块青麻石铺成的路面，常有些高低凸凹不平之处，使人想起不知曾有多少人流车马碾过，仿佛写满了长沙的风雨沧桑。

我家就住在北正街中段的头卡子附近。那一带商贾活跃、店铺林立。记得有同利长南货店、北协盛药房、酱菜店、杂货铺、面馆、布庄等，还有个专演湘剧的“群艺剧院”。身居闹市，每天一大早就听到各具特色的吆喝、叫卖声：“买豆腐脑啵！”“河水哎，卖河水！”“买擦牙灰吔！”“卖鸡蛋啵，新鲜的土鸡蛋！”以及那抑扬顿挫的“锵刀磨剪啊”“黄泥呃——黄泥”，男女声相杂，声声绷脆，若想睡个懒觉，做梦去吧。

众多店铺中印象较深的，还是头卡子往民主东街方向走几步的那家“春生草药铺”，每年一到夏天，他们便在柜台上摆出一长溜不知用什么秘方熬制出来的“凉茶”，棕黑、透亮、茶汁浓浓的，远远就能闻到一股草药香，喝下去通体舒服、浑身凉爽。街坊邻舍、过路人，更有那些拖板车的、挑黄泥的、卖河水的等，到此必掏几分钱买上一大碗凉茶，“咕咚咕咚”一仰而尽，那份舒坦，似乎马上就赶走了身上的溽热。儿时的夏天，我母亲几乎每天必拿出几分钱给我和我哥：“去买碗凉茶喝哒！”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粒子”，“小粒子咧喜欢呷蕻子菜，老人家咧爱被人摸脶拐。”曾记得那年我哥和班上的红妹子谈爱，我哥装清高，只知道吊儿郎当地傻玩。这可急坏了喜欢红妹子的我妈，一个劲地嘱咐我哥：“你要把红妹子盯紧点啰，不然会送得你那杂同学捡哒篓子去哒喃！你那杂叫俊义的同学一看就是谈爱的‘腿夫子’，脑瓜子要比你会转泛子多了，吊妹坨一碗饭啰！”我哥不好意思，我妈脸一虎：“何什？少跟我装八咪子喃，你跟咯杂红妹子是么子套路，你怕我搞坨数不清啊，告诉你，我一清二楚！你跟红妹子搞得成搞不成，我心里还是有点底岸咧！那天，我给红妹子包了杂包封，她讲了一句话，透鲜的：‘妈，劳为您费力喃！’”红妹子会“摸脶拐”，直把我妈摸得舒舒服服。没几年，她就成了我嫂子。

和许多成家后搬离了北正街的“老口子”一样，我哥带着红妹子住进了一栋水泥公寓房里。老的一批“老口子”走了，剩下我们这些“小粒子”在北正街疯玩。渐渐地，我们这些“小粒子”嘴上长出了胡须，不但成了“老粒子”，也晓得心照不宣地“吊妹坨”了。偶尔，还会混进上了年纪的那些“老口子”的队伍里，躺在树荫下边喝茶，边天南海北地开策国际形势。

谁也说不清楚长沙有多少“老口子”，但北正街是长沙“老口子”最集中的地方。和别的街上的“老口子”不一样，北正街的“老口子”们似乎看透了家门口这条街的兴衰成败，戏梦人生的感觉也更加深刻。北正街的“老口子”们也就随着北正街的起伏而动荡着，他们困惑过，在棚户、布瓦、矮檐和青苔变幻的光影里解读着城市沧桑的意义。

但久而久之，北正街的“老口子”也想开了。小街不也有小街的独到吗？黄兴路霸气，北正街就安然；黄兴路紧凑，北正街就闲适；黄兴路灯红酒绿目迷五色，北正街就一身平淡自得其乐。而大路自然有大处顾不上的细节，北正街串联了长沙旧巷的庞大系统，斑驳的旧壁，翘楚的麻石，四弯八拐的幽巷，还有两厢琳琅的铺子、地道口味的小吃，乃至光天化日追逐嬉闹的猫狗，都为这老街平添了许多风情。

有了这种心理曲线变化，北正街的“老口子”们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狂欢。北正街的烟火恰恰滋养了这种放纵的情绪，“老口子”们喝早茶，扯闲谈，牵着一条灰不拉几的土狗子满街晃荡，中午吃粉，晚上炒菜，修车补鞋卖各种磁带。城市变了，岁月流逝了，北正街“老口子”却容颜不改，依旧我行我素，幸福无比。

往年的秋天，北正街的“老口子”会端着一个大白瓷把缸坐在树阴下或是小巷里喝茶晒太阳，身子呈120度仰角半躺在靠背椅上，一路看街景一路开策。但自从北正街拆迁后，就很难看到北正街“老口子”在街上晃悠了，那种边喝茶边开策的情形已成过往。北正街拆了，“老口子”们也散了，唯余昔日的幸福生活像一部忘却不了的老电影，不时就会在脑海里闪烁、回放。

就这江畔

王施宇（自由职业者）

我隐隐听到熟悉的桨声，似乎能想象出一只孤舟，正在江心上缓慢地摆动桨板，或者干脆随波逐流。我决定抛弃原定目的地，循着桨声与脑海里的舟影不断往前，和长沙“三馆一厅”擦肩而过。停在湘江三角洲，那桨声却离我很远了，只有江边不断升起的风筝，随风起舞，令我恍惚。

自从几年前搬离江畔，我已不常来湘江风光带，如果没有新办的图书馆借阅卡，也许未来几年也不会再来。在江畔长大，即便时移世易，我也自觉与湘江熟悉，可眼前之景让我陌生。

一切都是静谧的。似乎连太阳都察觉到过去的脾气急躁，令人们吃尽了苦头，于是收敛了锋芒，光线温柔而轻盈，照在江上，显现出水的波纹与其间沉浮的水草。风也静谧，仅能承载起几只风筝。在我之前，已有人携家带口，往草地上铺好野餐垫，大人支起各自的风筝，目送它们扶摇直上，再将控制权交到孩子手里。

我也寻了树荫坐下，在满地落木中仰起头，细数空中的锦鲤、蝴蝶、海鸥，也有人超出常规，放飞了比萨、超人和海绵宝宝。偶尔，风筝断线，孩子却并不感到困扰，只是拍手嬉笑，还要围在一起转圈跳舞，庆祝风筝获得了自由，仿佛一件人生大事。他们的情绪像汩汩清水，向四周蔓延，很快，笑容漾开在周围众人的脸上。待到最后那只风筝迎风而去，这些陌生的家庭已然在江水的见证下，建立起默契。

坐在高处，风卷来江上的水汽，些许潮湿，岸上的空气因之愈加活泛、灵动。孩子们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三五成群，商量出新游戏，央求父母贡献丝巾或者皮带作为道具，脱掉外套，玩起了两人三足的竞赛。他们高声嬉笑，有时喊着追着从我身侧跑过，惊飞了麻雀和昆虫，却不让人觉得吵闹。

也许是童心的力量超出人的认知，我也忍不住站起身，模仿他们的样子，抬腿、蹦跳，拾级而下，一路迎风，奔向更靠近江面的堤岸，想与这江畔重归旧好。

薄雾散去了，越靠近江水的道路越安静，行人看到花丛，也只是驻足，或拍照留念，或注目欣赏。相携而行的年轻男女跟在一对老夫妇身后，遵循他们的脚步，走走停停，男孩学着老先生的模样，在伴侣的轻笑中为她整理发丝，笨拙又美好。最后，我们都站在灯塔下，面向江面，闭眼听江水流动的声音。

闭上眼，听觉无限放大，江声、风声、野鸭子扎进水面的声音，乃至堤坝上钓客抛出鱼饵的声音，都在我的感受之中。我发散思绪，忆起印象里喧闹的江畔，而今听到的却只有和缓、平静。我有些不习惯。

我曾经和江畔紧密联系，在最早修建起的堤岸上，像那群孩子一样，和伙伴们玩闹，有时也突发奇想，愿意与这奔涌的江水比比速度，于是奔跑，很久不停歇。至今我也无法分辨，究竟是江水流动的速度更快，还是我成长的速度更快，我们之间似乎无法分出胜负。

身边传来年轻情侣的感叹：“以前没有这么看过湘江，感觉好不一样。”我睁开眼，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相同的沉思的表情。

因他们的感叹，我有些好奇，童年的那一片江畔，是否依然在原地？我左右环顾，分辨南北西东，发现堤岸似乎没有尽头，而它既通南北，想必也能通向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再度举步，往南方走去，又隐隐听到桨声了；往前看，窄而长的船体正从桥下露出全貌，船上的人喊着口号，整齐划一地挥舞双臂。我目送桨声离开，目送太阳西坠，也目睹了更多人走近，组成海一样的潮体，汹涌而来，将我吞没。

歌声乍响，皱纹丛生的老头与老太太们围绕中心区域的女高音而坐，他们从容地弹奏乐器，唱起《浏阳河》。不少人和我一样停在周围，听完一曲后送上掌声，乐队可能早已习惯，仅仅是矜持地回了一礼，便要接下一曲。这是老年爱好者组建的民间乐队，每天的曲目不固定，大多是民歌，偶尔还唱流行歌曲。

一阵风习习吹来，我抽动鼻翼，似乎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往上风口走去，果然看见鳞次栉比的一队又一队餐车，越近，越能闻到空气中溢出的孜然味、辣油味和蒜香味，形成一股复杂奇异的浓香，我深深吸进肺里，不忍心吐出来。如此情形，把我推入觅食的人群，我不得不紧随前头的人要了一份牛肉串，又和后头的人一样买了张烧饼。摊主们并未刻意招揽生意，只是默默做事，抽出空闲来静听乐队的歌声。

拿到食物，我又路过许多摊位，有的卖玩具，有的卖衣服。还有几支广场舞队伍，在草坪或平台上翩翩起舞。赶在食物冷却之前，我在人声鼎沸处寻到一张圈椅，面对江水坐下。

如今，一切都是喧闹的。视觉也喧闹，尽管天已黑透，但灯光渐起，就连桥上都有霓虹，红黄蓝的颜色并不融合，虽不至于刺目，却到底是驳杂的。听觉尤其喧闹，远处有乐声，近处有热油滋滋作响，有时闯来几个孩子，询问我在吃什么，得到答案后，还要哭求父母复制一份给他。

我并没有离开三角洲太远，江畔依旧是那个江畔，我还是那个我，或许仔细翻阅人群，也能发现奔跑着的孩子依旧是那些孩子。就在这样的江畔，我闭上眼，放下牵挂，靠近堤岸，果然依旧听到相似的水声、风声，和野鸭子扎进水面的声音，只是没有了抛饵的钓客。

湘江水滔滔而去，又汩汩而来，我目视前方，慢慢找到答案，静谧的反义词总是喧闹，江畔的反义词却仍是江畔。